

从方位观念的演变来浅析蒙古人对草原的特殊量法

包英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人类学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与草原息息相关的蒙古人, 对草原历来有自己的特殊量法。这种量法与人类的方位观念的演变以及蒙古人对太阳的崇拜和火的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且以文化的载体——蒙古族民间文学及习俗来表露了他们最朴实的圆套圆的宇宙观念、认识价值和文化蕴涵。

关键词: 方位观念; 蒙古人; 草原; 特殊量法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在学术界, 对人类方位观念的确立过程有着通行看法, 一是从二方位观念跃进到四方位观念, 二是从平面空间观念跃进到立体空间观念。这“两次重大的飞跃” [1]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与草原息息相关的蒙古人, 对草原历来有自己的特殊量法, 这种量法也与人类“两次重大的飞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在时间上往前追溯, 人类对自然现象的一切探索毫无例外地以人为中心。人类之所以研究各种自然力量, 并不是出于天生的好奇, 而是因为这些力量似乎直接影响到他们本身的幸福, 特别是对生与死的问题倍加关注。例如, 人最初对天体现象感兴趣是因为, 天能够掌握并测算人的寿命, 正如它形成年、月、日那样。于是出现了最早的崇拜形式——太阳崇拜。“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日、月中最明的无疑是太阳。的确, “最早的神是太阳神, 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 [1]。远古人对太阳能给人驱走恐怖的黑夜, 带来光明, 并能为人驱除寒冷带来温暖就感激涕零并为之顶礼膜拜了。[1]因此, 太阳崇拜成为人类普遍的文化现象。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拉(Re)是光明与善良的象征。而凶恶狂暴的巨蛇阿波菲斯(Apophis)则是太阳神拉的死敌, 是黑暗与邪恶的象征。每天清晨太阳从冥界升起在东方时, 每日黄昏太阳在西方开始其夜间之行时, 这条恶蛇都要对太阳之神施以攻击, 而太阳神殒杀该蛇的血这时就会将天际映红如云霞。[2]我国的岩画、瓷器雕刻、考古学、文献记载了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都崇拜太阳的岁月痕迹。黄帝、炎帝被尊为太阳神。[1]《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3]远古的蒙古人也不例外, 非常崇拜太阳, 以客体太阳为中心, 根据太阳在白昼和一昼夜行经的不同位置, 从日出到日落, 太阳走经的方位为好方位, 吉利的方位, 而太阳落下的方位为邪恶和黑暗的方位。

最初以太阳为中心的二方位(二元对应)平面观念, 成为活化石沉淀在蒙古民间文学和习俗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蒙古族萨满教(博)里的 99 个腾格里(天)。根据蒙古族萨满教神话、经咒, 除“长生天”崇拜之外, 蒙古族也崇拜 99 个腾格里。99 个腾格里还分为东 44 个腾格里和西 55 个腾格里, 正中居有“灰白天”。[4]“在萨满文化流行的突厥民族和通古斯—满藏支的民族中, 根据太阳运行来确定方位和神灵的性质是普遍做法: 太阳升起的方向属前, 属上; 太阳沉落的方向属后, 属下。” [1]人类学文献表明, 远古人对颜色的直觉把握大体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这种“黑、白”不仅与大自然的太阳时(白天“白”, 黑夜“黑”)有密切联系, 而且也可以说指明了自然季节的内在规律。蒙古族萨满教里的“东 44 个腾格里”不仅指现在的北方腾格里, 而且从“日落方”进入黑夜延续到“日出方”的范围, 整个以“黑色”作为象征。相反, “西 55 个腾格里”从“日出方”开始进入白天的范围直到“日落方”, 以“白色”为象征。因此, 我们可以推断最初的“东、西方腾格里”或“黑、白方”的争端, 指示了“白天、黑夜的交替”而且“东、西方腾格里”争夺的“灰白天”就是季节循环的“交叉点”。这与跟汉族史册《易经》或《周易》以及《太极图》相匹比(阳、

白色、阴、黑色)。

随着远古蒙古人信仰色彩的加重，原始观念和意识也出现了变化，原始宗教或“造神”意识、活动也日益加强，原 99 个腾格里（天）也从自然性发展到更为复杂的双重性：自然性和神性。^[5]方位的确定方式也从以客体太阳为中心改为以主体人中心来确定了。认为太阳初升的方向为南方，主体人面向初升的太阳，右边为西方，左边为东方，背后为北方，正因为如此，在蒙古语里把前方和南方用一个词 *emune*，后方和北方用 *hoino* 来表达。从自然界现象出发的二元对应论也发展成为二元对立论。这种观念在蒙古族民间故事、英雄史诗和习俗中最为显著。在民间故事和英雄史诗中，主人翁的未婚妻、亲戚朋友都住这“日出的南方”(*naran garhu emune zug*)，而“日落的北方”(*naran suuhu aru zug*)则是蟒古思和吃人的恶魔生活的地方。如：英雄史诗十五章《江格尔》汉译本中，有一章题为《雄狮洪古尔镇压弟兄三魔王》。其中十七、八次出现“日出南方”和“日落北方”这样的说法。^[1]而日出的南方正是“没有严冬四季长青/ 没有贫穷家家富裕/ 没有孤寡人丁兴旺/ 没有动乱永远安宁”的江格尔可汗居住的本巴家园。而在遥远的日落北方，居住着弟兄三个魔王。^[6]在习俗中，成吉思汗跪拜太阳以及《多桑蒙古史》载：蒙古人“出帐向南，对日跪拜”，“布里亚特祖先盛行太阳崇拜，不仅表现在他们尚白习俗方面，而且表现在他们对待南、北的态度上。居室的门总是建在朝南方向，与北方相反，南方是蒙古语诸民族诸多方向中最受尊崇的方向”。

起初，远古人对大自然的理解“同现在的孩子一样，都是把太阳的出没作为标志的”。^[1]他们以稚拙的心理体验，从二方位观念出发，用浑融型神话思维、鲜活的意象（以大自然的阴阳气候，四季循环、光明与黑暗来象征了人类的生与死、光与暗、白与黑）来表达最朴实的宇宙观念。

曾几何时，人类从崇拜太阳转化为崇拜火，认为火是太阳派生的。“一切火崇拜都产生于太阳崇拜，只是形式各异……火是太阳的替代者。”虽然太阳给予人类光明与温暖，但它始终高高在上，不能与它接近、靠近。随着人类获得了自然火以及发明了火，崇拜太阳的意识也逐渐转移到了崇拜火。不管火崇拜替代了太阳崇拜或两者并行^[2]，在蒙古人的意识里以为火是天地分离时产生。他们把天叫做 *eqige tegri*（天父），把地叫做 *etu gen ehe* 或 *ehe tegri*（天母），火撑子（灶火）蒙古语叫 *golomte*，*golomte* 这个词有好几个意思，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意思是，一是火；二是发祥地。故有：

golomte sahiu 继嗣，守家业

golomte tasurahu 绝后、断香火

之说。因此，远古蒙古人认为火是圣洁、家族继嗣和旺盛的象征，以火祓除不祥，不准在火上烤脚，严禁跨火。火成为博（萨满）祭祀的重要内容，也是祭词和咒语的主要内容。^[7]

起初把萨满教（博）99 个腾格里的方位分为东方、西方和正中为“灰白天”的平面方位观念，随社会的发展，更是佛教传入后受佛教的影响，认为腾格里（佛教里的天）是从地狱到天共分为立体方位的 33 层，把这 33 层的天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通过“轮回”相互衔接着。^[8]而宇宙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四周有四个洲，东有东胜身洲，西有西牛货洲，北有北俱卢洲，南有南瞻部洲，人类生活在瞻部洲中。在蒙古族史诗《格斯尔》（除布里亚特格斯尔外）中所说的“梵众天”，“十七天”和“三十三天（忉利天）”都明显持有佛教宇宙观念。^[9]这样，最初蒙古人眼里的二方位平面观念跃进到四方位，四面八方以及上下、正中等更细则的立体划分观念。可描述和衡量这个世界的大小时不用佛教说法，而是用自己传统文化中形成的量法去量它。认为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圆的，而且圆套圆的。从火崇拜开始，圆的中心是火撑子（灶火），围着火撑子是蒙古包（第二个圆），在这里全家人食住。在蒙古包周围的马桩子、牛羊粪堆、灰堆、女左男右的解手地点是第三个圆。第四个圆是他们生产活动的草场，最近的是女人和小孩们放羊放牛犊的草场，再远点便是男人们放大畜的草场。第五个圆是跟他们经常来往的人们的生活和放牧的地方。肉眼能看得到的天际那边是另外一个世界，也是天地界，那里隐藏着幸福和灾难。天地经常合而分，分而合，据说（蒙古族民间故事和史诗里）如果骑上快马加鞭，不被天地所夹，能上天。

蒙古人眼里的这种圆套圆的世界是比较清晰的，虽然口头上很少说，但他们言行背后，在他们无意识中牢固存在的。那么，从火撑子（灶火）——发祥地到天边的范围到底有多广？没有具体而详尽的数字。而是把整个世界说成是太阳底下的所有土地、天盖下的所有土地、从太阳初升的地方到太阳落下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失散的牲畜和远征时，衡量远近距离非常具体。在他们的量法中闪烁着狩猎和游牧文化的色彩。衡量的方式有：

1、以时间来衡量，如：半天的路程，一天的路程，三七二十一天的路程，七七四十九天的路程，一个月的路程，三个月的路程，一年的路程，十年的路程等。当然这指的不是步行，而是快马加鞭的路程；

2、以视觉来衡量，如：能分辨黑白的地方，能辨别花白的地方等；

3、以飞禽走兽的行程来衡量，如：套上牛车走不到的地方，快马跑一阵子的地方，迦楼罗鸟（凤凰）飞不到的地方，雕、鹫飞不到的地方，雕、鹫路上三次下蛋三次孵雏才能到的地方等。

以上讲的都是比较宏观的，在微观上衡量物体大小、长短、厚薄、深浅时也有一套量法。表示大的有：山那么大，骆驼那么大，牛那么大，羊那么大等。表示小的有：指甲那么小，手掌那么小，大鸭蛋那么小，发丝那般细，马鬃那般长等。衡量长短距离的有：虎口、柞、半庹、庹、扔一次布鲁的距离，射一次箭的距离等。表示厚薄的有：比纸还薄，刀背般厚薄，一个指头般厚薄，五个指头般厚薄等。表示深浅的有：踝骨般深，到腰带那么深，膝盖般深，胯般深，到马的驹毛般深等。

[10]

那么，最初从二方位平面观念出发的圆里岁月是如何轮换的呢？蒙古人日出到日落为 edur（白天），日落到日出为 Suni（黑夜）。月圆月缺为一个月，草木枯荣为一年。这种从生存环境出发，深深烙印在民间文学和习俗中的蒙古人古朴的“复合性、模糊性和形象性”[11]原逻辑思维，有时显得极为简单，有时又极为荒谬，但不免也有深刻的本真意义。如今，虽不能完全把握和诠释这种以稚拙的心理体验为基础的远古蒙古人对宇宙本质的直觉式理解，但从文化的载体——蒙古族民间文学及习俗所表露的浑融型神话思维和语言的构拟复原中，可以了解到他们最朴实的圆套圆的宇宙观念、认识价值和文化蕴涵。

实际上，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前逻辑、前理性的神话思维或“隐喻思维”方式。而这种方式与人文科学（神话、宗教、语言、文艺、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或曰精神科学息息相关，有时甚至把握现象世界的一种完美方式。[3]不管是远古和现在的蒙古人，其生活都与这种思维紧密相连。而这种思维深深扎根于狩猎、游牧文化中，渗透着幼稚而虔诚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不了解狩猎、游牧文化的外界人士，是很难把握好其特征和蕴涵。所以就出现了“鞑靼不知岁月，以草青为一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说法。蒙古人不是不知岁月，而只是计算和说法不同而矣。

参考书目

[1] 阿尔丁夫. 日出日落方向并非从来就被称作东方、西方[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1, (5).

[2] 铁安. 蒙古族太阳崇拜及其文化思维[J].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 2003, (4).

[3] 麦永雄. 古埃及神话的宇宙论与象征体系[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6, (2).

[4] 孟克吉雅编. 智慧的花束[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37.

[5] 孟克吉雅编. 智慧的花束[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38-40.

[6] 纳力罕改编, 纳日苏译. 江格尔故事[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7.

- [7]和龚、张山主编. 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 367.
- [8]孟克吉雅编. 智慧的花束[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2002 . 57.
- [9]巴·布林贝赫著. 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1997. 50.
- [10]引用了我的硕士导师宝音和西格教授的说法.
- [11]巴·布林贝赫著. 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M]. 蒙古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1997. 57.
- [12]麦永雄. 古埃及神话的宇宙论与象征体系[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 1996 , (2).

An Analysis for the Scale Measure of Mongols from the Position Viewpoint Changes

BAO Ying-hua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Mongols living in grassland have their own special scale measure. The measure has a complicated relation to the position viewpoint of human and the worship for sun and fire. By the way of Mongolian folklore and convention, it expresses their most simple universal viewpoint, cognition value and culture meaning for the nested circles.

Key words: the position viewpoint; Mongol; the grassland; the special scale measure

收稿日期: 2006-07-15;

作者简介: 包英华 (1971—),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人类学系讲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